

蘇聯倡議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

尹慶耀

最近，國內外人士對「和解」政策頗多懷疑，但蘇聯却似乎樂此不疲；人們對「歐安會」也頗多警議，而蘇聯則似乎志得意滿。「歐安會」甫經結束，蘇聯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又舊話重提。它在今（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日的華語廣播中，就以「歐洲的榜樣鼓舞着亞洲」為題，聲言「學習歐洲的榜樣和集體爭取鞏固亞洲和平的需要性，已經成熟」。

毛共一直指責在赫爾辛基召開的不是「安全會議」而是「危險會議」，它認為蘇聯所倡導的亞安體系，其危險性尤在「歐安會」之上。現今，毛蘇雙方為了亞安體系問題，都不遺餘力地抨擊對方。然而，此一問題不單純是毛蘇兩個共產政權之間的事，它實際關係着亞洲乃至世界的安危禍福，不能不予注意。

早在一九五四年一月，當美、英、法、蘇四國外長在柏林集會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V. M. Molotov）就倡議召開歐洲安全會議。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蘇共第一書記黑魯曉夫（N. S. Khrushchov）代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總結報告中，又把亞洲安全體系和歐洲安全體系相提並論。他說：

「保證歐洲集體安全、保證亞洲集體安全、裁減軍備，這是三個最重要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就可以為持久和平奠定基礎。」①

毛共曾經說，它和蘇共的分歧，是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②。但那是會後的事，黑魯曉夫講話時是不曾料到這點的。因此，當時他還在報告中對毛共多所讚揚。然而，隨着毛蘇共黨的分裂，蘇聯所倡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也就有了不同的意義。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蘇聯和毛共在烏蘇里江的珍寶島（蘇名 Damansky Island）發生武裝衝突，同月十五日又發生一場更為慘烈的戰鬥。五月十九日，蘇聯總理柯錫金（A. N. Kosygin）赴印度弔唁侯賽因（Dr. Zakir Husain）總統之喪，曾暗示要保障亞洲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就應以毛共為共同敵人。二十九日，蘇聯「消息報」刊載了馬特維耶夫（V. Matveev）

所撰「填滿的『真空』」（Saturated "Vacuum"）一文，否認一九七一年英軍撤出蘇彝士運河以東地區後，東南亞會出現「真空」之說。他指出屆時那裏還有英美基地，澳洲和日本將是「未受委託的保護者」，而緬北還有毛軍，因此不能算是真空。他在文中說，從四〇年代末到五〇年代初，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柬埔寨、新加坡等紛紛獨立，這些國家要鞏固主權，加強經濟獨立，它們反對外國來干涉內政。並強調此一地區的國家不需要誰來保護，而撤除一切外國的軍事基地，乃是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的前提。當然，他也表示蘇聯及其他亞洲社會主義國家，願意協助維持此一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同年六月七日，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 I. Brezhnev）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共黨會議（或稱世共會議）中聲稱：在具有爆發軍事衝突威脅的地區，確立集體安全體系是必要的，「事態發展所至，也應將在亞洲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的任務提到日程上來」。自此以後，「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口號，就不斷出現在國際政治舞台。布里茲涅夫當時並未給這項構想賦以具體的內容，但它和黑魯曉夫在第二十次大會中偶然提及時，已有了本質的不同。

II

布里茲涅夫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既是在珍寶島事件之後和一般人之目之為旨在排除毛共的國際共黨會議中提出的，毛共自必對之心存戒懼。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九日，毛共「人民日報」發表「美蘇加緊勾結妄圖重新瓜分世界」一文，指責蘇修叛徒集團最近公然鼓吹成立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陰謀配合和幫助美帝實現它多年來一直謀寐以求的罪惡計劃，這就把美帝在這一地區的傀儡僕從「統一」在一個總的「反華體系」之中，使之成為美帝蘇修合夥「反華」和鎮壓亞洲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侵略工具。文章說：「不僅如此，蘇修還同美帝經營的一條從日本、南朝鮮到暹羅灣的所謂『新月形防線』這一軍事侵略部署相呼應，在中蘇、中蒙邊境大量駐兵，並且夥同美帝在一起，在軍事上大力扶植印度反動派，拼湊一個反華軍事包圍圈的罪惡陰謀，嚴重地威脅着中國的安全。」

由於亞洲國家對蘇聯的倡議反應不佳，毛共又不斷加以抨擊，蘇聯外長葛羅米柯（A.A. Gromiko）乃於同年七月十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的外交報告中說，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倡議，引起了廣泛的國際反響，尤其是亞洲國家。他勸告人家「不必作任何臆測。關係國政府在未充分研究和討論這個構想前，過早的認為建立亞洲集體安全制度是針對某些國家或國家集團，這種臆測是沒有什麼根據的」。他說這個問題應該由有關國家加以討論和協商，達成一種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並且表示，蘇聯政府在這種協商過程中，準備說明自己的「具體內容」③。

據悉，一九六九年六月中旬，蘇聯曾將其駐亞洲國家的十三位大使召回莫斯科，聽取各國對蘇聯建議的反應并研討應採的戰略。此後不久，又曾派出二十六個代表團到亞洲各國活動。它的進行步驟，最初是以印、巴、阿、緬、柬、新六國為對象，而後逐步擴大到包括毛共等「社會主義國家」，以及日、菲、泰、澳、紐、美等國。然而，不僅毛共仍激烈反對，其他國家也反應冷淡，葛羅米柯所說的具體內容，也遲遲不能提出。

七〇年代初，國際間的權力結構有了較速的變化。一九七一年春毛共拒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協定，却向自由世界展開乒乓外交。七月間北平和華盛頓同時宣佈尼克森將於翌年訪問中國大陸，那是一件震驚世界的新聞。八月初，蘇聯與印度締結「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十二月初挑起印巴戰爭，肢解了巴基斯坦，成立了孟加拉共和國，那是一件對毛共頗為不利的劍及履及的行動。但是，蘇聯仍然不斷重提其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構想，也照樣只有空泛的原則而乏具體的內容。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日，布里茲涅夫在蘇聯工會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致詞時，聲稱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必須建立在以下的原則上，即：國與國間的關係，不使用武力；尊重主權和國界不可侵犯；不干涉內政；在完全平等及互利的基礎上，廣泛發展經濟及其他方面的合作④。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柯錫金在莫斯科再作說明，把「原則」又增加到十個。即：在完全互惠平等的基礎上，國與國間的關係不使用武力；尊重主權；國界不可侵犯；不干涉內政；發展經濟及其他方面的合作；民族自決；不以侵略兼併領土；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承認各國人民有保護其天然資源及改革其社會、經濟制度的權利⑤。在這些一般性的原則中，蘇聯最重視而日本最警覺的就是國界不可侵犯

。毛共對此和所謂民族自決也必然心存戒惕。至於保護民族資源，是為鼓動「資源鬥爭」預設伏兵，而承認各國「人民」改變社會、經濟制度的權利，豈不是為支援當地人民「革命」預留地步？如此說來，儘管布、柯乃至蘇聯其他人物、報刊，對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不能提出更新和更具體的內容，我們也決不可以其「空泛」而等閑視之。

三

自從一九七三年八月，周恩來在毛共「十大」提出蘇聯「聲東擊西」的說法後，毛共宣傳就一直強調蘇聯對西歐的威脅，並且也以行動破壞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舉行。但一般人都知道，毛共的真正目的在減輕蘇聯在遠東對毛共的壓力。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至十八日，鄧小平偕同喬冠華等訪問法國。同月十三日晚，鄧小平在法國總統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歡迎宴會上致詞說，「中法兩國都反對超級大國壟斷世界事務。『現在有那麼一兩個國家，它們總是要干涉別人的獨立，實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它們為了爭奪世界，正在進行激烈的爭奪，從歐洲、地中海、中東、波斯灣到印度洋、亞洲甚至太平洋，它們爭奪到那裏，那裏就不得安寧。而歐洲則是它們爭奪的重點。現在，誰都知道，那個把和平與安全的調子唱得最高的人，正是把它的軍事威脅露骨地強加到世界人民，特別是歐洲人民身上的人。』」⑥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到軍事威脅、戰爭等等，並且說：「我們相信法國人民、歐洲人民是不會忘記這種歷史教訓的。」語意中多含挑撥。他更公開表示，毛共支持西歐聯合，「任何人如果不是對西歐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就不必害怕西歐的聯合」⑦。

以時間論，鄧小平訪法在歐安會第三階段即首腦會議尚未確定之前。事後喬冠華說明：「選在這時去法國，一方面是應邀而去，另一方面也給他們打氣。同時也讓美國有個考慮的餘地，告訴美國人，讓你走你就走，不讓你走你就別溜。拖一拖它的後腿，又給蘇聯一個悶棍，痛不痛也夠受，這不是一舉兩得，而是一舉三得，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毛共在「現階段」支持北約，拖一拖美國人的後腿，是讓它留在北約。從另一意義講來，是要美國人幫助拖蘇聯的後腿。喬冠華講話時，特別談到陳毅之所以受到毛澤東稱讚，就是因為他十幾年前就提出：「穩定西方，連橫抗俄，要不，腹

背受敵，還要上喜馬拉雅山。」^⑧然而，鄧小平等此行并無所得，歐安會第三階段會議於七月底八月初舉行了，蘇聯於躊躇志滿之餘，又把注意力轉移，到亞安體系來，而毛共也就更時刻不安了。

蘇聯最近強調亞洲集體安全體系，還在赫爾辛基會議之前就已開始。依照毛共的說法，今年七月中旬，歐安會決定在赫爾辛基演出最後一幕，蘇聯的「塔斯社」、「真理報」、「消息報」立即乘機鼓吹所謂「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必要性」，說什麼「歐安會」為亞洲提供了「重要先例」和「榜樣」。七月二十五日「消息報」在題為「依靠歐洲的經驗」的文章中，聲稱「亞洲也需要自己的赫爾辛基」。毛共說，從八月二日到十日，蘇聯通訊社和報刊，幾乎沒有一天不借「歐安會」作「亞安體系」的文章，叫囂要「把歐洲的經驗運用於亞洲」。「農村生活報」於八月十日，甚至教訓亞洲各國人民，「現在」得「認真考慮蘇聯所建議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問題」。它捏造了個「赫爾辛基精神」，要包括亞洲在內的「其他大陸的人民」，從這個所謂精神中，「看到……應該如何和通過和平途徑來解決當前的迫切問題」^⑨。

毛共預料到歐安會後蘇聯定會重提亞安體系，因此它也老早就開始了對蘇聯此舉的先制攻擊。據毛共說，日本輿論認為，蘇聯在所謂「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後，將繼續炮製「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企圖把它侵佔日本「北方領土」的現狀固定化。對此，日本要提高警惕。「日本經濟新聞」八月三日發表的一篇評論說：「赫爾辛基會談後，蘇聯的目標是要搞歐安會的亞洲版——實現亞洲集體安全設想。這一設想從一九六九年提出以後，六年來一直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果。」「這也許是由於蘇聯不僅把地中海和日本海變成『蘇聯的池塘』，而且以印度洋為跳板建立了通亞洲南部地區的航線，蘇聯海軍的強行滲入，引起了這些國家對蘇聯的警惕。」評論說，「亞洲集體安全」設想和「歐洲安全」一樣，也包含有「邊界不可侵犯」等內容。日本如果同意莫斯科的這一設想，「就會被迫採取承認蘇聯主張的北方領土是蘇聯領土的立場」。毛共又引證「讀賣新聞」八月二日的報導說，蘇聯在歐洲安全會議上強調「邊界不可侵犯」，因此，日本外務省人士強烈地警惕蘇聯在日本的北方領土問題上也採取固定現狀的態度。毛共又說，據日本時事通訊社八月三日報導，蘇聯對赫爾辛基會議通過的原則發表評論說，這些原則「是可以適用於包括亞洲大陸在內的世界任何地方，並將獲取巨大成果的良好

原則」，這赤裸裸地暴露了它認為歐安會的原則「適用於」亞洲的意圖。這項報導透露，日本外務省人士曾經說，蘇聯大聲疾呼地強調「亞安體系」設想，外務省就心這會加劇亞洲的緊張局勢^⑩。

毛共不斷轉述外國報刊的評論，來對蘇聯的「亞安體系」構想加以抨擊，但它之特別看重日本輿論，顯然是想利用日蘇間的領土問題進行挑撥。

蘇聯對於亞安體系的宣傳是不遺餘力，一直在繼續進行的。當然，在宣傳當中它也要揀取有力論據來反擊毛共。八月十六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評論以「給予亞洲以集體安全」為題，聲言亞洲國家的報刊指出，在全歐會議上宣布的許多原則，在亞洲也應得到尊重。又說亞洲國家「公衆」就此指出，蘇聯提出的關於建立亞安體系的建議，是有愈來愈迫切的意義。評論說明建立亞洲安全體系的原則，包括不用武力解決國際爭執、尊重國家主權、國界不可侵犯、不干涉別國和人民內部事務、廣泛發展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和其他合作、不許衝進他國領土。並且說，蘇聯的關於建立亞安體系的建議，得到印度、伊拉克、阿富汗、印度尼西亞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支持。八月二十日華語廣播又在以「歐洲的榜樣鼓舞着亞洲」為題的評論中，指稱蘇哈托總統於十六日在印尼議會中，把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結果，讚揚為保障世界持久和平的令人鼓舞的希望，他主張在亞洲也發揚和平共處、平等合作和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而這一點只能由所有亞洲國家集體努力才能達到。在這篇評論中，蘇聯也引述別國報刊的言論來抨擊毛共。它指稱，許多亞洲報紙寫道，毛澤東宣傳費了很多勁，來污辱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斯里蘭卡的「人民日報」寫道，北京領導已經證實他們是歐安會議的反對者，和平與合作政策的敵人，從這個角度來看，毛共反對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是可以瞭解的。評論又說，北京領導號召保留美國在亞洲的駐軍和在某些國內的美國基地，使亞洲輿論感到憤怒。北京宣傳讚揚美日軍事同盟，說它是什麼東亞安定的保障，但是亞洲人民普遍譴責北京領導的這種親帝的方針，同時，日益支持蘇聯提出的在亞洲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的提議。

毛蘇之間就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問題的互相攻擊，是無法一一引述的。但亞安體系不僅關係到毛蘇兩個共產政權，我們決不能忽視其他國家的態度。

我們認為亞洲和歐洲是處在兩種極端不同的情勢中，是不能夠相提並論的。例如，歐洲只有兩個互不信任的壁壘，亞洲不僅有美、毛、蘇的勢力相角逐，甚至還有更多的其他複雜的因素在；歐洲人民生活水準雖然西高東低，但西歐各國間相差無幾，東歐各國間也差不多，在亞洲則不僅有先進、中進、後進之分，甚且存在着人口爆炸和糧食缺乏問題；東歐共產政權對於西歐，或許還不是立即的威脅，而亞洲國家中，有些是外臨虎視眈眈的共產政權，內有此起彼伏的共黨叛亂；在歐洲是東西兩個壁壘對立，而壁壘一方各國立場大抵一致，但亞洲自由國家相互間乃至共產政權相互間，似乎都存在着差異甚至矛盾；歐洲情勢原非特別緊張，而另一方面，從南亞次大陸、東南亞到東北亞，到處都潛伏着動亂乃至戰爭危機。正是由於這些不同，人們或許可以說，維持現狀、和平共存、社會安定，是促成赫爾辛基會議的重要因素，在亞洲缺少這些因素，因而亞安體系就決不容易實現。但是，蘇聯不會就此罷手，它正設法從各個角度加以宣傳、鼓動，希望亞安體系能早日實現。蘇聯科學院中關於裁軍的學術問題委員會主席葉米里雅諾夫（Vasily Semenovich Emelyanov）在日本聲稱，歐安會的成功可促成軍備競賽的終止，他認為裁減軍備可使五大國節省下來的軍費，援助發展中國家發展其經濟，他從此一意義上強調亞安體系的重要^①。蘇聯的「共產黨人」、「國際生活」等雜誌，最近強調蘇印和平友好條約（實際是軍事性的）的意義，希望蘇聯與亞洲國家分別締結類似的雙邊條約，以此作為亞安體系的基礎。然而，亞洲絕大多數國家，對蘇聯并不信任，上述倡議是否可行，也大有疑問。

過去，對蘇聯亞安體系的構想全面支持的只有外蒙。印度、孟加拉、伊朗，只能說抱有好奇，而毛共和巴基斯坦則誓死反對。日本為北方領土問題心存警惕，北韓不大理會，北越沒有明確表示態度，其他東南亞國家也頗消極。進入一九七五年，由於中南半島變色，印度政治動盪，孟加拉政變，亞洲地區普遍不安，會使得情勢愈加複雜。

美國已聲明無意參加什麼亞安體系^②。那麼，毛蘇就將為此一問題作面對面的鬥爭。無論蘇聯如何解釋，北平總以為它是藉集體安全之名，行包圍毛共之實。它的懷疑并非沒有理由。因為，蘇聯士運河再開後，蘇聯的黑海艦隊，本可經地中海、波斯灣、印度洋進入南中國海，再經台灣海峽、日本海與其在海參崴的遠東艦隊相連結。在陸上，蘇聯和伊朗、伊拉克、阿富汗

、印度等西南亞各國關係不惡。如果再加上以雙邊協定為基礎的亞安體系的建立，毛共豈不是被封鎖包圍得水泄不通。

不過，在共黨手中，任何武器都不是單面刃的。蘇聯的亞安體系，絕非只對付毛共，它的陸海軍武力，又豈能單以毛共為假設敵！同樣，毛共的「霸權」條款，也應作如是觀。蘇聯在九月六日的一篇廣播中曾經指出，在六十年代以前，毛共就經常倡議亞安體系。例如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的毛蘇聯合聲明中說，雙方認為，一切排他性的軍事集團，應當為集體和平和集體安全體系所代替^③。那廣播的原意，在抨擊毛共現今在這個問題上，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可是，誰又能保證毛共將來不再作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呢？到了那時，自由世界又如何措其手足？讓我們說，歐安亞安，毛共不安，這確屬實情。但你要介入或利用毛蘇矛盾，也決不能保證歐洲或亞洲的安全，而還須慎防其變！（九月十四日脫稿）

註①根據毛共「人民出版社」譯文。

註②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毛共文章「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一節的標題。參閱一九六五年毛共「人民出版社」版「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上冊），六三頁。

註③參閱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真理報」。

註④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一日「消息報」。

註⑤轉引自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日本經濟新聞」。

註⑥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新華社」巴黎電。

註⑦同右。

註⑧以上所引，俱見一九七五年五月廿日喬冠華在天津警備區司令部對毛共直轄市、省、區委以上，部隊團級以上，河北省地委以上幹部的講話。

註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六日「新華社」北平電。

註⑩以上所引，俱見同年八月四日「新華社」東京電。

註⑪參閱同年八月十七日日本「朝日新聞」「世界之聲」欄。

註⑫同年八月一日日本「朝日新聞」晚刊報導季辛吉於七月卅一日在赫爾辛基對記者談話。

註⑬同年九月六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給予亞洲鞏固和平」。